



矿山披青绿

■陈茜雪子

时光匆匆,心里总惦念一个地方,魂牵梦绕。难得周末放晴,我带着家人驱车回王石凹,像是一场迟来的归乡。父亲早年曾在这里工作,后来调往其他单位,全家人时隔许久重回故土,心情格外不同。

山路蜿蜒盘旋,淡淡的草木清香顺着车窗漫进来。一只松鼠忽然从路中间窜过,毛茸茸的尾巴轻轻一甩,转眼就钻进道边的树丛。车停稳,我们依次下车。父亲眯眼望向郁郁葱葱的山坡,轻声感叹:“鸟比以前多了。”母亲四处望了望平整的路面,说道:“这路修得真平。”父亲低低应了一声。母亲又感慨:“以前哪

里敢想这些。”

沿着崭新的步道往里走,道路两旁的老洋槐长得歪斜,树荫却十分浓密。道边立着几块旧解说牌,上面写着“苏式建筑群”“主井提升绞车”,因为常年风吹日晒,字迹微微泛白。

游人三三两两从身旁走过,年轻人穿着复古服装,在办公楼前拍照。晴空映着斑驳的砖墙,旧时光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。几位老人围在老蒸汽机车旁,断断续续说着当年的人和事,“当年这车”“那时候我们”的话语轻轻飘在风里。

20多米高的选煤楼静静伫立在原处,长长的楼影铺展在地上。站在楼下仰望,钢架在晴空下泛着清冷的光。父亲望向楼顶,缓缓说起

一段往事:“你赵叔,当年在这楼上一干就是10个小时,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他老家在四川,3年才回一次家。有一回刚发工资,他第一时间去邮局给老母亲汇钱,出来就蹲在台阶上,悄悄抹眼泪。”

顿了顿,父亲接着说:“他说,老娘信里就一句话:‘儿啊,妈不要钱,妈想看看你。’”母亲轻声问:“后来呢?”“后来,他攒够半年假期,背着两箱苹果回了四川。从老家回来时,兜里总揣着老娘的照片,见人就掏出来看一看。”父亲解释。

风轻轻吹过,仿佛还带着当年机器震颤的余音。远处游人的说笑声阵阵传来,新的热闹叠着旧的记忆,格外真切。

走进工业遗产博物馆,光线突然暗下来,空气里是旧纸张混着老木头的熟悉味道。看着橱窗里陈列的一张张老照片,心底生出无限亲切,多年前驻守此地时,这些影像都是我亲手整理、分类、归档留存下来的。

一张1978年的合影格外醒目。第三排左起第二个矿工,帽檐压得很低,满脸煤灰,只露出一双清亮有神的眼。我正看得入神,父亲在一旁轻声说:“这是你刘叔,他当年最大的心愿,就是给儿子买一把小提琴。他儿子在县里读书,被音乐老师夸有天赋,后来他省吃俭用,攒钱攒了1年多。”

“最后买上了吗?”我问。“买上了,是一把旧琴,托人在西安乐器行淘的。”父亲缓缓地说,“他儿子后来真考上了音乐学院,开学那天,你刘叔站在矿区大门口,看着班车转过山头、彻底看不见了,才转身回去。”

母亲听得眼圈发红,默默不语。我望着照片里一张张黝黑疲惫、却眼神透亮的面孔,忽然觉得,这一代人从来未曾走远,他们和我们一样,心底有最朴素的念想——盼一家人团圆,盼孩子能

走出大山,走一条比自己更亮、更平坦的路。

离开博物馆,我们沿着旧铁轨慢慢走。废弃的铁道早已改成观光步道,老旧枕木整齐排列,缝隙里钻出细细青草。路两边的波斯菊、百日草开得正盛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
如今是满目青绿的山坡,从前是尘土飞扬、乱石裸露的矸石山。父亲蹲下身,拨了拨一丛狗尾巴草,轻声自语:“这底下,压着厚厚的煤矸石。”

当年治理荒山,先铺防渗膜,再覆土、栽绿植,一点点种下沙棘与紫穗槐。岁月流转,荒坡慢慢活了过来。如今,沙棘长成连片的灌木丛,每逢秋日硕果累累,引得飞鸟成群栖落。山坡松柏挺拔,野花星星点点,曾经硬朗粗犷的工业土地,如今长满温柔蓬勃的绿意,新旧光影安然相融。

不远处,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跑过来,指着身旁老旧的矿车好奇发问:“这是什么呀?”“这是矿车,是以前工人叔叔在井下运煤用的。”一旁的年轻妈妈回答。小女孩仰头又问:“那他们现在去哪儿了?”年轻妈妈稍稍停顿后回答:“现在他们有的奔赴了新岗位,有的退休在家,陪着家人安稳过日子。”

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头,笑着跑远了,清脆的笑声在山间回荡。

临走前,我回头望了一眼。夕阳斜照,洒在工业遗址公园的标牌上,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红色光晕。选煤楼静静伫立于山野间,沉默地守着这片土地,守着一代矿工的青春与过往。

汽车顺着蜿蜒山路缓缓下行,身后的鸟鸣、风声渐渐淡去。透过后视镜,王石凹的轮廓一点点缩小,最终消融在满目青山绿意之中。可我心里知道,这片土地、这段岁月、这群滚烫的人,一直都在,从未远去。

(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)

■兰瑞

清晨的曼贺纳,雾气还未散透,凤尾竹的影子斜斜铺在蜿蜒的石板路上。

这里是西双版纳景洪市一个古老的傣族村寨,民宿老板玉莲是我见过最爽朗的姑娘,她的脸圆圆的,眼睛一笑就弯成月牙,一头黑发绾在脑后,头上簪着不同颜色的花。她走路带风,老远就朝我喊:“阿姐,起床啦,今天带你去织锦。”

织楼是一座吊脚楼,一层用几根木柱支起来,能容纳六七架老式织机,旁边的长桌上,彩线一卷卷码得整齐。玉莲抚摸着一架看起来有些破旧的织机,这是她阿奶留下来的,那木头被几代人磨得包了浆。

玉莲坐在织机前。我凑近看,经线很细,密密匝匝地排成一幅宽约两尺的平面,每一根都笔直朝前,间距均匀得仿佛拿尺量过一样。她一边系线,一边说:“这玫红色是胭脂虫染的,姜黄是后山野姜花根熬的,蓝靛是板蓝根泡的,都是大自然的颜色……”

玉莲左手用竹签探入经线,一挑一拨,几十根经线齐齐被托起,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。右手木梭跟着送进去,彩丝纬线从梭心滑出,穿过缝隙。梭子刚退出,她立刻换上打磨光滑的打纬板,手腕一翻,“笃”一声脆响,纬线被严严实实拍进纹路里。竹梭“沙沙”打着纬板“笃笃”,交替响着……

过了片刻,她让我看正在织的寓意吉祥的纹样——细密的菱形格子一格一格朝上叠加,中间嵌着一排小象,鼻子卷着芭蕉叶,憨态可掬。

在玉莲指引下,我试着上手体验,看似简单的挑线穿梭,到了我手中几乎完全失控。打纬板一拍,整排线歪歪扭扭拱起来,像一条乱入的毛毛虫。玉莲伸手帮我拆掉重来:“不急不急,我第一次织比你还惨,阿妈到现在还笑话我呢,说我把一头大象织成了四条腿的板凳。”

她手把手托着我的手腕,小心翼翼调整角度。



织锦时光

我试了四五遍,终于织出一小段勉强平整的条纹,玉莲却对着那段布头端详半天,认真说:“好看,你很棒啊!”

望着寨子尽头沉下去的夕阳,玉莲随口聊起儿时跟阿奶学织锦的往事。

她不记得几岁开始学织锦,只记得那时坐在织机上,双脚刚刚能碰到踏板,阿奶拿着芭蕉叶包着的饭团放在旁边,织一排就给她吃一口。“寨子里的女人大多都会织锦,从小织,一直织到老,织锦的纹样有上百种,孔雀、狮子、大象、骏马……孔雀象征吉祥,大象象征五谷丰登。还有植物纹、几何纹、建筑纹,我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全都织进这些纹样里。”她边说边笑起来。

聊起傣锦的传承,玉莲眼中多了一丝坚定。传统傣锦品类单一,如今机器印花速度快、价格低、图案多样,更让费时费力的傣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但她没想过放弃。她说:“我有个梦

想,等我攒够钱了,就去大城市学服装设计,我想把傣锦融入现代审美,设计出更受欢迎的衣服和包包,让更多人知道傣锦,喜欢傣锦。”

临走那天,玉莲送给我一条围巾,是我尝试织的那段织锦做的,歪斜的部分被她拆掉重新织了。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留个念想吧,下次来,我教你织大象,绝对不会织成板凳。”

在寨子里生活的日子,我不禁多次感慨,这里生活其实并不落后,反而是最“滋养”人的。他们选择了一种更舒服的生活节奏,保留着对人的热忱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传承的坚持。

如今,每当我指尖抚过那条围巾上凹凸不平的织痕,耳边就又响起织机的“笃笃”声,从热带雨林的寨子里一路追到北京,不急不缓,稳稳当当。后来我逢人便说,曼贺纳是一个很迷人的地方,那里的风景很美,但最打动人的,定是那里的织锦人……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查晶芳

那天,我第一次夜宿在海拔1700米的悬崖之上,迟迟没有入眠。四围寂静,唯有窗前的山风清冽,恍然仿佛听见星月私语。

这里,是河南辉县万仙山郭亮村。吸引我来的,是村里那条被誉为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的郭亮挂壁公路,也称“绝壁长廊”。来到景区时,已近日暮,民宿老板提前将行李送进村,好让我们一身轻松地感受这条路。

公路入口处,是一个幽深大洞。一进洞,幽凉裹挟着昏暗扑面而来,恍若跌进了时间缝隙,如梦似幻。好在每隔几米,左边洞壁就会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“天窗”。向外望去,对面丹崖耸峙,窗下壁立千仞,路正挂在崖边。

洞中岩壁粗粝,凿痕密布,是锤子和钢钎留下的印迹。这条挂壁公路全长1250米,是郭亮村人用斧凿钎锤,历经1800多个日夜,硬生生凿出来的。郭亮村悬于崖顶,过去唯一一条与外界相通的路,是那条嵌在绝壁之上的窄道,最窄处仅40厘米。上世纪70年代初,郭亮村原村支书带领村里13名村民组成壮士队,铜钎凿赤岩,铁锤破石壁。5年零2个月后,绝壁变通途。

在洞中缓行,路面坚实平整。每走一步,都像踏在峥嵘的时光之上。那些形状各异的“窗口”下标记了数字,并附有文字介绍。这35个缺口,当年为清道和通风采光而凿,如今成了赏景“天窗”。尤为醒目的,是“天窗”里嵌着的两个人物剪影:一人腰系绳索,脚踏岩壁,左手握斧,右手执钎;一人站在地面,身子微微前倾,双手高举铁锤,呈奋力敲击状。光线涌入,映照着这两个黝黑的轮廓。

走出长廊,豁然开朗,群山叠翠,巨岩壁立。我们定的民宿在村子最高处,紧靠山崖,是名副其实的“崖上人家”。跟随民宿老板走进房间,推窗远眺,水墨色的山影之上灯光点点,仿佛天上街市。白天在山外穿短袖,此刻早已披上厚衫,一波一波的凉气里漫溢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新。

清晨,清脆的鸟鸣早早叫醒了我。翻身下床,赶到观景台,只见太阳初升,路边翠叶清碧透亮,对面赤色山崖上铺满阳光,红亮亮的。绝壁公路像一条纤长柔韧的灰白腰带,穿过崖间,在灿烂中蜿蜒。

观景途中,一位靠墙而坐的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他头戴草帽,精神矍铄,正是当年开掘郭亮洞的先遣队员之一。我饶有兴趣地向他询问当年凿路之事,老人听后,很快打开话匣子:“那时候就靠钢钎、铁锤……好在路总算挖通了,现在家家都开起了农家乐,日子好过哩。”老人的手粗糙如褐色树皮,指节早已变形,我的眼前恍然浮现出半个世纪前他握钎执锤的模样……

青山不语,公路无声。

那天离开郭亮村时,我忍不住频频回望,夏日的阳光里,被层层山峦环抱着郭亮村,古朴厚重、新鲜明朗。那条绝壁长廊,像一枚刻在群山间的勋章,熠熠闪亮。

(作者为安徽省泾县作协副主席)



■赖永亮

记忆里的夏天总是滚烫的。老槐树上蝉鸣声声时,矿区绞车房的钢铁巨兽正轰鸣着吐纳煤车。

我在父亲的影子上奔跑,那黑色的轮廓如同一张可以移动的防护网,能将刺眼的阳光完全隔绝。父亲蓝色工装上的褶皱里藏着机油的光芒,他站在绞车房外的水泥地上,投下的影子落在斑驳的砖墙上,竟可以遮住半面墙。我踮起脚尖去够影子的顶部,怎么也摸不到那巍峨的轮廓。父亲却忽然转过身来,一双大手将我举过头顶,我的影子一下就变得比他还高大,身体在风中摇晃着,伴着他的笑声、绞车的嗡鸣

影子里的温暖

声,“飞翔”在高空。

那时的父亲,就是我心中的大山,他的影子是我最安心的庇护所。我喜欢跟在他后面走,踩着他的影子边缘走,好像这样就可以一直藏在他的“羽翼”之下。

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很多,比如他会带我站到煤车上,让矿工叔叔推着车子前进,颠簸之中我们笑得前仰后合;他会拉着我的手,在矿道边上捡拾被丢弃的放炮线,并将它们一个个盘成精致的线圈;他会用缠绕在机器上的蓝色胶带给我扎蝴蝶结,虽然笨拙但是认真;他还会在矿区食堂买来冒着热气的大白馒头,掰开后把最松软的那一半塞进我嘴里……那时,就连雨天外出,伞也是倾斜的,父亲的右边肩膀也总是

湿漉漉的。

很多年后,我外出求学、工作,像陀螺一样转动着,总想着等安定下来后再多陪陪父母。每次往家里打电话,听筒里都会传来父亲带着笑的声音:“忙你的吧,不要担心家里。”直到有一天,我在电话中听到微弱的绞车声,才知道我离开家的日子,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守着操作台,看着仪表盘上的指针转动,看着夕阳将影子拉得很长,又慢慢缩短。

工作后的一个深秋傍晚,我突然回家。夕阳的余晖照在老屋门槛上,远远地看到一个身影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父亲。他坐在门槛上,白发苍苍,背弯了下去,就那样安安静静守在门口。听到脚步声,他慢慢抬起头来,眼中闪过一丝惊喜:“哎呀,你怎么突然回来了?”当时的我,双眼已经湿润。

多么希望时间能回到过去,我能坐在门槛上听父亲讲绞车房里的故事,看我们的影子重合在一起,但时光却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父亲的青春。但我又明白,父亲的影子从没有真正消逝过,那份父爱已变成我心里的铠甲,在我迷茫时指明方向,在我脆弱时给予力量。藏在影子里那份深沉的关爱,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,也是支撑我一路前行的力量。

微风掠过耳畔,恍惚间仿佛又听见绞车房传来的阵阵嗡鸣,又看见父亲高大的身影护着幼时的我,那是岁月深处、父爱绵长的守护。

(作者为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)